

佛教傳統下的中國婦女與家庭

廖鳳明博士

在我未為大家探討佛教傳統中婦女及家庭的角色之前，想先說明「佛」這個名詞的意義。簡括來說，「佛」即是「覺」，因此這個名詞並非單指佛祖釋迦牟尼。「佛」所指的「覺」，是泛指衆生自性潛質發揚至善至美的境界。（無論男女，能臻此境界者皆可成「佛」，或稱爲「覺者」。）佛教不像基督宗教，不是一種本體宗教，倒不如說是一種生命的哲學，一種智慧之道，能助人完全融匯在自己的生命之中，達致完善的自我實現。

婦女的地位

佛祖誕生於二千五百年前印度原始農業社會的一對王族夫婦家中。在當時，人們並沒有男女平等的觀念，婦女是一、三等公民。即使時至今日，在印度某些比較落後的農村地區，婦女的低微社會地位仍無甚改變。這些



社會無視現代科技的進步，男性與女性仍舊依循社會上種種不同的繁瑣事務而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

佛祖在突破傳統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他衝破了社會既定的角色，破除分隔男女於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藩籬。他發現眾生皆分享同一佛性。在實踐上的意義，就是不論男、女，以致一切眾生，本質上皆有覺醒及自我完滿的潛能。男女在本質上是同等的。儘管他們在生命上有不同的形態，但內在的核心基本上卻是相同的。對於佛祖這些破天荒的教誨，當時人有不同的感受及兩極化的反應。

婦女可以成爲佛祖的門徒

佛祖的姨母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她是王族中的婦女，她懇求佛祖准許她出家隨他修道。當佛祖開始收召弟子建立僧團之時，他並未批准婦女加入弟子的行列。佛陀覺得一般婦女過份情緒化，且承受太多束縛的重擔；因此，他認爲若果容許她們加入僧侶生活，只會破壞僧人的靈性培育。

不過，佛陀的姨母卻執意成爲一位比丘尼。她向佛祖說，「我相信每一位生於此世的偉人，都會感激那賦予他生命者。坦白說，將你誕生下來的可不是婦女嗎？」這一下子令佛祖無言以對，唯有退下靜思。經其姨母再三懇求，佛陀終於順從她的願望，讓她（及其他婦女）加入僧侶的行列，當時作了以下聲明：「無論他們的束縛有多重，無論他們揹上了多少惡習，亦無論他們生命中帶著怎樣的命運，只要他們能依隨我的戒律，正當地生活，則不管是男是女，皆可確保得到解脫。」

觀音——男女合於一身的慈悲形象

除了按社會及歷史角度去研究佛教婦女角色之餘，我想直接從自性角度看佛教中的婦女，當中的觀點是更具解救力量，也是佛教訓導的核心。相信許多人都見過觀音的塑像或畫像。這位「菩薩」，也就是我們稱爲「覺有情者」，常以女性形象出現。有趣的是，觀音在母國印度卻是以男性形象出現。

觀音傳入中國之後逐漸演變成女性，直到唐代才確立。有關觀音塑像的蛻變可以在敦煌石窟以及絲路沿線的中國藝術作品中見到。為何觀音的性別會改變呢？原因之一也許是出於中國人的心理。在中國人心目中，婦女象徵慈悲為懷，特別是觀音那種懷抱世苦的情操。更有趣的是，當你小心觀察觀音塑像時，面龐確是女性，但卻有一個男性化的身軀。藝術工作者是何等靈巧地將這種對立融和在一起。言下之意，男女在形態上差異之餘，內裡存在著一些大家共通的事物，跨越性別，是大家所共有的。這也是佛祖所特別要指出的人性要素，人性的核心是不分性別而共同享有的。

婦女迎接時代的挑戰

當佛教傳入中國時，吸納了不少中國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道家及儒家的因素，將儒家一貫認為婦女應是卑順後人的觀念灌注入佛教的婦女觀之中。然而，今天許多在職及專業階層的年輕香港婦女卻

轉向佛教，心儀佛學。這些現代婦女所尋求的並非過往附屬於丈夫或家庭的傳統婦女或母親角色，而是一個容許多元化人性發展及整體性的生命。這並非說現代婦女背離她們為人妻子及母親的責任，只不過現時她們滿全這責任，是出於個人的抉擇。她們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過，在現代香港社會仍有生活上不幸的一面，就是佛教的婦女仍須走一段長路，才可以突破過往限制她們全人發展的傳統。

她們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發掘力量去迎接時代的挑戰。面對角色的混淆以及社會矛盾的需索，她們可能覺得壓力重重，甚至精神分裂。不過，佛教婦女可以在教祖教訓的八正道中找到正確生活之道。這八正道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只要在實際生活中引進這些要素，就能融入當前環境中，與他人和諧地共處。如此，則無論她是活在一個為俗務奔波的吵鬧都市，抑或在深山野林裡靜修，也能掌握及發揮她與生俱來的智慧及慈悲之心。